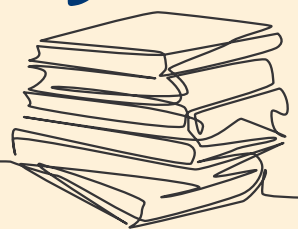


對台教材「去中國化」痛心疾首 是封印《醜陋的中國人》合適時刻

張香華：愛國從來是天性 柏楊切盼國強大

本報獨家



生於香港，長於台灣，著名作家柏楊的遺孀張香華女士心中永遠有一份濃濃的家國情懷。當現時台灣教育和新課綱逐步「去中國化」，當有台灣小學生連孫中山是誰都不知，張香華已無暇顧及自身安危，在數次拒絕授權將柏楊著作《醜陋的中國人》摘文選入台灣地區中學教材後，眼見如今大陸的脫貧和發展成果出色的她，日前宣布將依柏楊生前交代終止《醜陋的中國人》的兩岸發行。11月20日張香華女士透過視像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獨家專訪，重申現在是封印《醜陋的中國人》的合適時刻，她還說：「愛國從來都是一種天性，柏楊的演講和書稿蘊含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深切感情，迫切希望國人反省、國家強大。讀『國中』的小孩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傷害和人生的歷練，就告訴他們『中國人是醜陋的』，那不是一種誣蔑嗎？」

●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張香華透露與台灣遠流出版社、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24年合約到期後，將不再發行此書，她甚至希望兩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書。她強調，柏楊生前一再交代，當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，就要廢除這本書的發行。2016年以來持續收到教科書的授權邀請，她一律拒絕，今年再一次堅拒。

對抗民進黨策略 未顧自身安危

張香華將拒絕授權一事形容為如同與台灣民進黨的「去中國化」策略「直球對決」，卻坦言作出決定之時從未擔心過，此舉是否會影響自己日後在台灣的生活，「後來有些朋友關心和提醒我，其實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，我當時只是覺得不能這樣做。將文章給12歲讀『國中』的小孩閱讀，我極其認為不可，他們還沒有開始人生，就告訴他們『中國人是醜陋的』，那不是一種誣蔑嗎？他們還沒有經過人生的歷練，根本不會懂得文章其中的含義。當年柏楊的演講主要面向大學生和成年人，如果一個人的生活還沒有經歷過波瀾起伏，他不會明白什麼叫做『醜陋』，只有經歷過戰爭的傷害，或者在人生中付出許多辛勞才取得成果，對這本書的感受才會深刻。」

曾長年任職教師的張香華對台灣教材的「去中國化」痛心疾首，卻又無可奈何，「提出建議也沒有用，如果肯聽建議就不是民進黨了，只有通過媒體發聲，才會產生一點影響力。如此下去，台灣教科書中關於中國歷史的內容會愈來愈少，我在電視中聽到有台灣小學生已經不曉得孫中山是誰。」

早年曾經常赴港交流的她同樣對香港的「反中」教材有所聽聞，她為此嘆息，但自己在疫情及病後已經很少出門，現時已無法成行，也無法再以自己的豐富人生閱歷親自向年輕人講述：「我們多學幾種語言，多學習一些不同的歷史和文化，只會令我們的人生閱歷更為豐富，想得更深，看得更遠，年輕人怎麼會想要排斥呢？若將歷史中文字和文化的累積，以及過去的人關於未來發展的經驗，以『去中國化』的方式全部扔掉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」

為大陸「扶貧脫貧」事跡感動

與拒絕教材選用相連的，是張香華因擔心書名被賦予「辱華」意味，決意將於2024年與出版社合約完結後永久停止發行柏楊遺作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此舉來源於柏楊生前之言「當中國進步了，那就可以不要看這本書了」。

始終心繫兩岸時事的張香華稱，雖然「進步」的標準難以度量，但自己確信現在已經到了柏楊所說的那個時刻，她以大陸「扶貧脫貧」的事跡為例解釋道：「這件事情令我很感動，這是我們當年的目標。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經普遍改善，吃得飽，穿得暖，物質方面基本滿足，精神層次也已提高，人人有所追求。我們的國家也充滿發展前途，大家可不斷向上，發揮才能，創造價值，不像以前的社會如同一潭死水，人們生來貧困，沒有希望，何談發展事業。」

當談及柏楊的演講稿和書籍蘊含着怎樣的感情時，張香華堅定地說：「當然是恨鐵不成鋼，希望大家可以改掉自己的壞習慣，希望自己的國家好，快點進步，迎頭趕上先進國家。」

嘆現今對文化的關心變少了

她認為，愛國從來都是一種天性，那一代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對祖國的感情可謂深切，如今太平盛世，人生充滿機會和選擇，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亦更為多元，「那個時代中國太苦了，我們眼見國家被欺凌，心疼卻又無可奈何，恨不得立刻將國家建設得強大，難得出國深造也是急切想回來報效祖國，那種急切的心情現代人或許無法體會。如今大家一有機會便可以出國遊玩，年輕人出國學習後可能會選擇留下，人生的選擇很多。」

她亦直言，現今台灣文化界對於文化本身的關心變少了，「大家都是過日子，關心的可能是這種文化是否可以為自己帶來利益，我們當年不會有這麼鑽營。」

因失明而不再寫詩 筆耕不輟 散文記敘昔日時光

張香華最近因以柏楊遺孀的身份發布聲明而再度受到關注，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她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、詩人，1992年曾獲國際桂冠詩人協會頒贈桂冠獎銜。遺憾如今，這位曾以靈動詩句傳遞生活體悟的女詩人，卻因失明而不能再寫詩，「我看見了，我的眼睛中沒有了春花秋月的景色，所以我寫不出詩了，但我會寫散文、小說、遊記，回想過去生活的狀況。」



●張香華以散文記敘童年時光。

我6歲來到台灣，一年之內便可以和朋友講台灣話，也認識了很多當地的朋友，後來我上學時才學會講國語。語言對人來說很重要，可以更多地了解別人，心胸也會更開闊，如果沒有辦法表達自己，便如同被人隔離。」

張香華從來都清楚自己的年紀，在訪問伊始也主動提起自己中過風，眼睛也看不到，安撫記者訪問時「不要着急」。但其實，她的聽力與思維依然敏捷，對答清晰。她自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聽全世界的新聞，「這使我自己處於怎樣的環境之中，我很在意自己能做些什麼。我從來沒有停過，每天都要看書、寫作，除非有一天我倒下了，再也寫不動了。」

她分享自己最近剛完成的作品，記敘自己8歲時與父親赴鄉下生活，直至讀大學的年紀離開，這段童年時光的故事。「我出生於香港，我有一個稍微比別人長處一點的地方，是我的語言能力比較強。」



掃碼睇片



●2002年，柏楊與張香華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合影留念。



●張香華在視像訪問中重申現在是封印《醜陋的中國人》的合適時刻。



●張香華2017年曾出席香港國際旅遊文學年會。



●疫情前，張香華常出遊。



●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的《醜陋的中國人》紀念版及漫畫版。網上圖片



●柏楊與夫人張香華有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。

柏楊著作刻意言重 寄託愛之深責之切

1984年，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次年8月，此篇講稿和另兩場演講的記錄《中國人與醬缸》、《人生文學與歷史》，一篇訪問稿《正視自己的醜陋面》及32篇雜文組成的「老昏病大集」結集，並收入20篇回應文章，合成《醜陋的中國人》一書由台灣林白出版社出版，隨後在大陸以及多個國家出版，數年間風波不斷，海峽兩岸都出有評論專書，毀譽參半。對此，張香華表示：「柏楊從未覺得委屈或被人錯誤解讀，他也把反對的文章收錄在了書中。在國家正處於受欺辱的不安定時刻，他刻意苦口婆心講出很重的話，使我們更應該反省自己的責任。他連作為中國人的自己都在罵，還有人聽着不順耳，是要聽到『中國人又好又聰明，永遠都不怕失敗』這種反話，反而才會高興嗎？」

演講稿記錄經歷波折

《醜陋的中國人》只書名便已引起很多關注和討論，張香華稱當年常與柏楊談論某本作品應如何命名，但《醜陋的中國人》一書延伸自柏楊的同名演講，故自己並未參與命名，而柏楊也未曾預料此書出版後引起的重大迴響，「柏楊將寫作視為終身職業，那時他已經60幾歲，從來沒有預想過一本書的銷量和讀者反應是什麼，只是自然地寫完便拿去出版，之後的現象是後來才發現的。」

她將此書的由來娓娓道來：「當年台灣有些大學生慕柏楊之名邀請他去學校演講，講什麼題目呢？柏楊說：『我要講《醜陋的中國人》』，一些學生聽到這個題目擔心教員和校方反對，沒有成行。終於有一次在東海大學可以講，柏楊再三確認：『我講這個題目，校方會不會有意見？』對方確認沒問題，演講之前，柏楊交給學生一卷錄音帶，望對方幫忙錄音，因為他自己想存底。演講之後過了兩天，學生才將錄音帶寄回來，卻並沒有錄音，柏楊心中感到很不踏實——我自己講的話，自己會負責，你沒有錄音，也沒有和我講有什麼困難。」

她續說，經此波折，柏楊愈發想要繼續演講這個題目，「1984年，我們受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與其他作家交流聚會3個月，每個人都需要提交一篇演講稿，柏楊決定在那裏再講一次，有當地的華裔青年幫忙錄音，由此集結成為了這本書。」

據她講述，在演講過後亦曾有聽眾問柏楊：「你說這些話太傷害我們了，你不愛自己的國家了嗎？」而柏楊則回應道：「你自己想一想，是我傷害到你，還是大家因為這樣的行為而傷害到自己？是誰不愛中國？我是要回到台灣生活的，而你們天天都在想辦法留在美國入籍，你們愛中國嗎？」對方當即啞口無言。

史作是柏楊創作生涯最大成功

「中國的歷史，其實就是中國的家庭，如果你關心自己的家庭，你自然會對中國歷史有一份情懷。」在張香華眼中，柏楊創作生涯中最大的成功，並非早年創作的小說、詩歌及雜文，而是史作《中國人史綱》和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，她說道：「柏楊從小沒有受到過什麼教育，年輕時的人生經歷還很有限，那時的作品只是練筆而已。有一次我聽到他對一個朋友說，自己坐9年又26天的牢，其實也是一種受教育的過程。他在獄中一直自我進修，將荒廢的人生重新建立起來。他深入研究中國歷史，用現代人的眼光重讀《資治通鑑》，他並不是將文言翻譯成白話而已，而是將其中記載的人生變化和政治興衰以現代語文的方式呈現出來，並加入自己的評論。我想這是柏楊這一生最大的突破。」



●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柏楊。